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四辑

前 夜 父 与 子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四辑

前夜 父与子

(俄)屠格涅夫 著
朱小超 黎雪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前夜 父与子

〔俄国〕屠格涅夫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前 言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国伟大的作家。他是第一个拥有全欧乃至全世界影响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赢得我国读者的喜爱。屠格涅夫的作品充满激情，富有诗意，犹如清丽淡雅的风景画。他写作的结构简洁而紧凑，艺术风格凝炼而细腻，语言优美隽永。屠格涅夫的整个创作，尤其是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是他用文学创作形式记录下来的、俄国由贵族进步活动家的革命转向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文学评论家们一致认为长篇小说《前夜》是屠格涅夫的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的不朽之处在于：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非贵族出身的（或是称为商人等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代替贵族活动家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迅速而敏锐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历史发展的趋向和要求，揭开了俄国文学崭新的一页。

《前夜》中的主人公是时代的新人英沙罗夫和叶连娜。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人，父母遇害后随姑母在莫斯科读大学，立志要献身于解放祖国的伟大事业。他沉默寡言，坚强果敢，目标专一，讲求实际；虽然外表瘦削，内心却燃烧着激情的火焰，为解放自己的祖国，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在自己的同胞中他的威信极高。然而，拥有崇高理想并要坚决行动的英沙罗夫却在归国的途中，病逝于意大利。女主人公叶连娜是小说中另一个丰满的形象。实际上她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说的情节都是围绕着她而展开。叶连娜出身于贵族家庭，生长在庸俗无聊而又

充满矛盾的家庭之中，让她觉得孤独和苦闷。她单独成长，习惯于冷静分析和独立思考，敢于和封建宗法和家长制抗争。她爱上英沙罗夫后，就将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英沙罗夫病逝后，她仍然要忠实他未完成的心愿，忠实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毅然到保加利亚去当起义者护理者，继承自己丈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在她的身上，表达了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俄国贵族进步青年力图挣脱封建羁绊而转向民主力量的思想倾向。

因此可以将小说《前夜》看成是反映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社会的新动向，透过小说艺术的折光，深刻地揭示了俄罗斯社会现实的一部杰作。

一九九九年二月

总 目 录

前夜	(1)
父与子	(189)

一八五三年夏季，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在孔佐沃^①附近的莫斯科河岸边一棵挺拔的椴树树阴下，有两个小伙子在草地上躺着。其中一个年龄仿佛二十三岁左右，十分魁梧，皮肤和头发都很黑，鹰钩鼻子，额头突出，肥厚的唇边挂着一丝笑意，他仰天躺着，那两只灰色的小眼睛略略眯起，出神地向远方眺望着；另一个人脸冲下趴着，双手撑着下巴，一头浅黄色的鬈发，同样出神地向远方凝视着。他的同伴比他小三岁，不过外表看来非常年轻；不久前他的胡子才长出来，下巴上笼着一层淡淡的绒毛。在他那意气风发、圆圆的面孔上，那柔和的深棕色眼睛里，那美丽的、凸起的嘴巴和白皙的小手上，蕴含着一种婴儿似的无邪的东西，有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表情。他浑身上下都流露着健康的欢乐和幸福，散发着朝气——青年时代的无牵无挂，自负，倔犟和可爱的力量。他托着脑袋，眼睛转动着，挂着一丝笑意，仿佛孩子们清楚别人愿意凝视他们似的。他套着一件好像短上衣一样肥大的白外套；白皙的脖子上缠着一条淡蓝色的围巾，离他不远的草地上胡乱放着一顶有皱痕的草帽。

相形之下，他的朋友看起来倒非常衰老，谁发现了他那僵硬的身子，都不会认为他的生活非常舒适，正体会着生活的乐趣。他呆呆地倒在那儿；他那倒三角形的头颅非常不和谐地生在脖子上；他的双手，用力地抱着不长的黑常礼服的身子，他仿佛蚱蜢弯起后腿那样将一双长腿弯起来，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笨拙的神情。尽管这样，倒也无法否定他是个受过教育

^① 孔佐沃：地名，在莫斯科附近。

的人；他那一举一动表现出一种“正派端庄”的特点，同时他那并不英俊，也许还有些可笑的面孔，也流露出一种思考的习惯和仁慈的心肠。他的名字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朋友，那个一头浅黄头发的小伙子，则叫做巴维尔·雅可夫利奇·舒宾。

“为什么你不和我似的趴着呢？”舒宾开口讲道，“趴着真舒服，特别是你把一双脚抬起来，靠紧鞋后跟的时候——你瞧，就是如此。鼻子下边就是青草：假如你不喜欢看风景了——你就观察一下某一只圆滚滚的小虫子，打量它如何在草杆上蠕动，或者观察观察蚂蚁，细看它是如何跑来跑去的。没错，如此会舒服多了。不过眼下你倒扮出一副古典派的样子，和一个舞剧女演员将胳膊放在硬纸板做的悬岩上的神态毫无二致。你考虑一下，你目前绝对有权利放松自己。你已经拿到了第三名候补博士学位，这可是了不起的呀！放松放松吧，朋友；别再绷着劲儿啦，你就放松一下自己吧！”

舒宾含糊不清地、懒散而又调侃地讲了这些话（被人溺爱的孩子和为他们送来糖果的客人，就是这副腔调），他没等答话，又接着讲：

“在蚂蚁、甲虫和别的昆虫们身上，让我最觉得出乎意料的就是它们那种罕见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它们是如此得意、认真地奔波着，仿佛这就是它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行了，人是天地间最尊贵的生物，在注视着它们，不过它们倒毫不理会：一只小蚊子仍能够飞到人的鼻尖上，吸食人的血液呢。这是令人尴尬的。不过由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们的生命又有什么比不上我们呢？假如我们自己能够自高自大，它们又怎么不能够自高自大呢？嗨，哲学家，你发表一下高见吧！你为什么不开口呢？哎？”

“怎么？”别尔谢涅夫愣了一下说。

“怎么？”舒宾又讲了一遍，“你的伙伴在你面前发表了一些

艰深的观点，不过你倒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沉醉在风景中了。你瞧，阳光中这些田野是如何火热地闪闪发光啊！”（别尔谢涅夫有些口齿不清。）

“那仅仅是些夺目的色彩而已，”舒宾讲，“总而言之，那是大自然！”

别尔谢涅夫晃晃脑袋。

“这一切，你理当比我感触更深。这是你的专业：你是个艺术家。”

“别，朋友；这可不是我的专业，朋友，”舒宾回答说，将帽子扣在脑后，“我的职业是屠夫，朋友；我的本行是肉，修理肌肉呀，肩膀呀，腿，手，不过这里不存在什么模特，也没有什么整体，全部看来都不成形……你尽量去抓住一个完整的样子吧！”

“不过要清楚，这里也很迷人啊，”别尔谢涅夫毫不在意，“顺便打听一下，你的浅浮雕弄好了吗？”

“你说哪一件？”

“《孩子和山羊》。”

“见鬼去！见鬼去！见鬼去吧！”舒宾拉着嗓音若有所思地说，“我欣赏到名符其实的作品，欣赏到老一辈们的大作，欣赏到罕见的古物，就将自己粗糙的作品毁掉啦。眼下你教我感受大自然，还讲什么‘这儿也很迷人’。是的，所有的事物都蕴含着美，不过你说什么也无法得到所有的美。古人——他们就没有一味强求；不过，他们的作品中却包含着美，美是从何而来的呢——鬼知道，可能是凭空而来的吧。他们拥有全世界；我们的想法不要不切实际：我们的手不够长了。我们在一个小河里放入鱼钩，就仅仅会呆坐着。鱼咬钩了，谢天谢地！不过，假如鱼儿不咬钩呢……”

舒宾吐了吐舌头。

“别急，别急，”别尔谢涅夫辩论道，“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要是你不会欣赏美，你处处发现美却不会去喜欢它，那么美就不会自己送上门来，也不会在你的作品中体现出来。要是异常迷人的风景，异常动人的音乐，一点儿也无法使你产生共鸣，我是指，要是你无动于衷……”

“嗨，你呀，真是满口高论！”舒宾不假思索地说，为自己的话笑了起来，不过别尔谢涅夫倒出了神。“不，朋友，”舒宾接着讲，“你很有头脑，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的第三名候补博士，如果想和你辩论可就不容易了，特别是我，一个没有念完大学的人。但是，我仍要告诉你：在我本职工作之外，我感兴趣的只有女人……少女，同时由某个时候开始……”

他转过身子，脑袋枕着双手。

他们一声不吭地呆了一会儿。沉静的中午热浪滚滚，整个大地都静悄悄的。

“说起女人，”舒宾又讲道，“为什么谁也无法让斯塔霍夫更老实一些呢？你在莫斯科碰到过他吗？”

“没碰到。”

“老东西彻底精神失常了。他一天到晚呆在他的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中，太没意思啦，不过他仍不动一动。两个人相互紧盯着，傻透顶……真让人恶心。你考虑一下吧！老天爷为这个人安排了怎样的家庭呀，不过他却毫不在乎，仍一定要去奥古斯丁娜·赫里斯季安诺夫娜家！我至今没有发现过比她那副仿佛鸭子嘴似的样子更难看的了！前些日子，我为她弄了个有些丹唐^①特色的漫画像。做得倒很好。过一阵儿我向你展示一下。”

“但叶连娜·居古拉耶夫娜的半身雕像呢，”别尔谢涅夫问道，“干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朋友，别提了。这个人的面孔让我难以继续干下

^① 丹唐（1800—1869年）：法国雕塑家、漫画家。

去。你猛地打量，轮廓鲜明；仿佛很容易就能干得很漂亮。不过，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仿佛神话中的宝贝，只能看看而已。你过去留神了没有，她是如何听人讲话的？面部的神色毫无变化，仅仅是眼神不同而已，同时由于眼神的不同，她整体的模样也千变万化。面对这种情况，一个雕塑家，同时又是个十分差劲儿的雕塑家，你说，应当如何下手呢？她实在是个难以捉摸的女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沉静一阵儿后，又接着说。

“没错；她实在是个难以捉摸的女人。”别尔谢涅夫随后又说了一遍。

“但她的父亲却是尼古拉·阿尔捷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看，还有，有人说起她的身世。没错，真有意思，他真是她父亲，他们的长相很相像，她的模样也像她的妈妈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从心底里爱戴安娜·瓦西里耶夫娜，我还受过她的恩惠；不过，她自身就和一只母鸡差不多。叶连娜如此魅力十足的心灵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什么人启发教育了她呢？你瞧，这又产生了一个疑点，哲学家！”

不过，“哲学家”还是一言不发！别尔谢涅夫一直沉默寡言，而且在他开口时，也讲得吞吞吐吐，还画蛇添足地展开双手；而在此刻，他体会到一种异样的安详，一种仿佛劳累，又仿佛伤感的安详。当他每天干完数小时的辛苦工作之后，前一阵儿他才来到郊外生活。身无要事，洁净的空气和让人高兴、心满意足的感觉，与伙伴无拘无束、思绪飞扬的聊天，一个猛地进入脑海的美少女的样子，这一切不同的、而且又不清楚为何仿佛相同的样子，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心情，这种心情让他觉得很安详，让他觉得情绪高涨，也让他觉得非常困倦……他过去脾气很坏。

树阴下，看来十分清凉宁静；蜜蜂和苍蝇也纷纷抢占树阴凉爽的地方，它们飞行的噪音也仿佛小了许多；绿油油的草地

干净整洁，一点也没有阳光的颜色，静静地铺在地上；花茎长长的，仿佛僵住了一样，静静地站在那儿；繁多的黄花儿，仿佛失去了生命一般，倒吊在椴树下边的枝条上。伴着一次次呼吸，令人沉醉的花香包围了整个身心，而肺腑也舒畅地享受着那无处不在的芬芳。在远处，由河流那儿一直到天边，所有的东西都光彩夺目，所有的东西都放着光芒；在那儿，一阵微风偶尔掠过，夺目的光芒也就渐渐扩展开来；一阵阵蒸汽笼罩在大地上。没有鸟儿的声：在热浪滚滚的时候鸟儿也休息了。不过，纺织娘的叫声无处不在；在清凉之处休息，这富于活力的叫声在宁静中却也让人十分惬意：它让人神志不清，又启发人的思索。

“你发现没有，”别尔谢涅夫猛地说道，同时打着手势，“大自然正在我们心中引发出一种何等罕见的感情吗？在大自然中，所有都如此完美，所有都如此鲜明，我是指，我对所有东西都非常满意，我们能体会到这些，也能欣赏到这些，不过同时，我心中对大自然却多少怀着某种担忧，某种犹疑。这说明了什么呢？是不是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直接面对它时，我们更深刻地看到了自己的所有缺点，看到了自己的混乱，或者更加深刻地发现了，我们很难体会到像大自然对自己心满意足似的那种满足呢？相反，我是指，我们想得到的，大自然却恰巧不存在。”

“啊，”舒宾开口道，“我跟你讲吧，朋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讲了一个单身男人的心情，这种单身男人不懂得生活，而仅仅是旁观和手足无措。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你一个人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吧，你就会感觉很好啦！无论你怎么亲近大自然，它都不会明确地告诉你，这是由于它无法开口。仿佛一根弦似的，它能够发出响声和呻吟声，不过你无法发现它的歌声。一颗朝气蓬勃的心——尤其是女人的心，却能够给你答案。因此，我尊贵的朋友，我希望你交一个你喜欢的女朋友，那么，你所有的难过心情就会立刻不见了。正像你讲的那样，这就是我

们‘想要得到的’。这是由于这种犹疑和伤感，归根结底仅仅是你本人感情上一种匮乏的反映。你为自己补充足够的食物，这所有的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我的朋友，你就在生存的空间占下自己的位置，高高兴兴地过日子吧。是的，大自然又算老几，有何价值呢？你就亲自听一下吧：爱情……这是何等坚强、何等活力四射的词汇！大自然……却是个何等残酷、何等书生气的话语！因此呀（舒宾高歌起来）：‘万岁呀，玛丽亚·彼得罗夫娜！’——也许不，”他又接着说，“不是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行了，一切都无所谓！你清楚我在讲什么^①。”

别尔谢涅夫欠了欠身子，用一对拳头撑着下巴。

“为什么说笑话，”他说道，看都没看自己的朋友，“为什么讲些尖酸的话呢？没错，你讲得完全正确：爱情是个不平凡的词，是一种非凡的感情……不过，你所指的是哪种感情呢？”

舒宾也欠了欠身子。

“哪种感情？无论哪种都行，如果拥有就行。我实话告诉你吧，在我眼中，所有爱情都是一样的。要是你动了情……”

“就要投入全部感情。”别尔谢涅夫补充说。

“没错，这是必须的，心和苹果不同：它是无法分开的。假如你喜欢上了，你就对了。我可不希望讽刺人。我的心都要融化了，眼下我心中是如此一往情深……我仅仅是打算说明一番，大自然怎么会——依你的话——到底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那是由于它可以引起我们内心的爱情，不过却无法让爱称心如意。我们被爱送入他人活力四射的怀抱中，不过我们并不明白爱，却是在等候着爱自身的一些东西。哎呀，朋友，朋友，你瞧瞧这阳光，这天空，何等迷人啊，这儿的的全部，我们身边的全部，都是何等迷人啊，但你却在闷闷不乐；但是，要是在此刻，你手中摸着心上人的手，要是你拥有那手和那个女人，要

^① 原文为法文。

是你就算以她的目光去打量，不是以你本人的寂寞的心情，而是以她的心情去感受——那么，朋友，大自然就不会让你伤感，让你犹疑了，你也无法去留意到大自然的迷人之处；大自然自己会高兴地放声歌唱，它会随着你的节奏高歌，这是由于在那时，你会给寂静的大自然放声歌唱的能力！”

舒宾猛地跳起来，来回踱了两圈，不过别尔谢涅夫的脑袋耷拉着，他的面孔上笼罩着淡淡的血色。

“我完全反对你的观点，”他说，“我们并非总可以得到大自然的指点……爱情。（他没有开门见山地讲出“爱情”这个词）大自然也会故意考验我们；它让我们记起那些恐怖的……没错，记起那些无法弄清楚的现象。莫非它不是想毁灭我们，它不是正在不停地毁灭我们吗？在大自然中，有生，也有死；在大自然中，死也和生相同，一样也会发出大声警报。”

“在爱情中有生也有死。”舒宾插嘴道。

“可是，”别尔谢涅夫接着讲，“打个比方，我处在春天的森林中，身边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当我仿佛感到发现了奥白龙^①的角笛那优雅的笛声时（别尔谢涅夫叙述这些话时，他感到有些尴尬），莫非这也是……”

“对幸福和爱情的期盼，就是这样！”舒宾继续说，“我也清楚这些仙乐，我也一样明白在森林的浓荫下，在树林中，或者在傍晚时分无垠的田野上，在日落西山，薄雾由灌木丛后的河上腾起时，心中就有一种激动的渴望。不过，由森林中，由河流上，由陆地上，由空中，由所有的云彩中，由所有的青草上，我都渴望着。我都希望幸福，在这所有的一切里和体会到的是幸福的临近，发现了幸福的呼喊！‘我的上帝呀——伟大和愉快的上帝！’我过去以此为开头写过一首诗；的确，这句诗很不错，

① 奥白龙：法国神话中的神仙王。听说，他在森林中生活，经常吹奏着声音婉转的角笛。

不过我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幸福呀！幸福！在生命仍然旺盛，在我们身体还健康，在我们还没有下滑，而是正在保持上升势头的时候！滚蛋吧！”舒宾热情洋溢地接着讲，“我们还不老，也不是生来就有毛病的人，也不笨：叫我们为幸福而全力以赴吧！”

他甩了甩了鬃发，自负地露出不服气的样子，抬头看了天。别尔谢涅夫仰头注视着他。

“莫非不存在什么比幸福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吗？”他小声说。

“能打个比方吗？”舒宾问道，又停了下来。

“例如，我和你，正如你所言，都是青春年少，假设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我们都期盼自己的幸福……不过，‘幸福’这个词，莫非可以让我们更加亲密，鼓舞我们，让我们彼此帮助吗？莫非它不会让我们更加自私，我指的是，不会让我们四分五裂吗？”

“那么，你清楚什么可以增强凝聚力吗？”

“清楚；有很多；你也了解它们。”

“是吗？那是什么呀？”

“例如艺术——这是由于你是搞艺术的——还有祖国，科学，自由，公正。”

“不包括爱情吗？”舒宾问道。

“爱情也可以增强凝聚力；不过，绝不是目前你期待的那种：不是追求享乐的爱情，而是需要付出的爱情。”

舒宾的眉头紧锁起来。

“对德国人而言，这的确不错。不过，我不会为了别的什么去爱；我要首先考虑到自己。”

“首先考虑自己，”别尔谢涅夫又说了一遍，“我却认为，不应首先考虑自己——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所有意义。”

“要是每个人都依你的话去生活，”舒宾扮作满腹牢骚的怪样说，“那么，地球上任何人都不会去吃菠萝了；人们都会互相谦让啦。”

他们静了很长时间。

“前一阵子我又和英沙罗夫碰面了，”别尔谢涅夫又开口讲道，“我向他发出了邀请；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你……和斯塔霍夫一家引见引见。”

“你说谁？啊，是的，就是你向我提过的那个塞尔维亚人或者保加利亚人？这个人很爱国吧？是不是你被他的世界观所感染？”

“可能吧。”

“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对吗？”

“对。”

“他很聪明？才华出众？”

“聪明？……没错。才华出众？不清楚，还没有考虑到。”

“真的？那么，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以后你会发现的。而目前，我认为，我们应当离开了。安娜·瓦西里耶夫娜也许正在期待着我们。什么时候了？”

“三点。我们动身吧。真是太热了！这次谈话弄得我情绪高涨。你过去的某刻也是……难怪我是个搞艺术的：我洞察一切。请直言不讳，你正爱上了某个女人？……”

舒宾原打算观察一下别尔谢涅夫的脸色，不过他已回过身子，离开了树阴。舒宾跟随在他身后，左右摇晃地甩开两条小腿。别尔谢涅夫走路的样子难看一些，他走路时肩膀高高地耸着，脖子探着；不过他的神态还是比舒宾看来更气度不凡，更像个绅士，如果我们讲，“绅士”这个字眼在我们这儿还有一点高尚的话。

二

两个小伙子来到莫斯科河旁，在河岸上走着，一股股凉气

由河上吹来，波光闪闪的细语声，让人体会到一种安详的爱抚。

“我希望再游游泳，”舒宾开口说道，“不过我担心时间不够了。你瞧瞧河水：它仿佛在邀请我们呢。古希腊人认为河中有一个女神。不过我们不是希腊人，女神呀！我们是粗野的斯基福人^①。”

“我们有美人鱼^②。”别尔谢涅夫说。

“行了，你那个美人鱼！这种可怕的东西是因为懦弱、冷漠的梦想而凭空捏造的，它们是在无边的冬夜和无聊的农家小屋产生的，对我而言，对于一个搞艺术的人而言，有什么价值呢？我要得到的是光，是空间……我的上帝呀，我何时才能赶赴意大利呢？何时……”

“你指的是，打算前往小俄罗斯^③吧？”

“安德列·彼得罗维奇，你是不想直截了当地怪罪我的马虎大意吧，就是你不明确指出，我也为自己的马虎大意而十分难过了。没错，我真是太傻了：原先，心地善良的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赞助我去意大利玩，但我却前往赫霍尔人^④那儿享用面疙瘩^⑤，因此……”

“别往下讲啦。”别尔谢涅夫插了一句。

“不过我仍要讲，这些钱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我在那儿发现了不少典型，特别是女人的典型……是的，我明白：只有前往意大利，不然就失去意义了！”

“即使你前往直意大利，”别尔谢涅夫说道，身子动也不动，“你也无所事事。你始终仅仅会扇扇翅膀，就是离不开地面。我

① 斯基福人：公元前生活在黑海北岸草原的游牧民族。

② 美人鱼：俄罗斯民间传说中带有迷信色彩的女鬼怪。据说，她长发散落在带有鱼尾的裸体上，生活在山林水泽间。

③ 小俄罗斯：过去对乌克兰带侮辱性的称呼。以前俄政府歧视乌克兰，称其为小俄罗斯。

④ 赫霍尔人：过去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⑤ 面疙瘩：乌克兰非常普通的食物。